

我是山人 著



洪熙官大闹 峨嵋山

(下)



洪熙官大闹峨眉山 (下)

我是山人 著

洪熙官大闹峨嵋山

(上、下册)

我是山人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顺德桂洲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23.5印张 2 插页 580,000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0402-8/I·372

上下册定价：9.00元

目 录

- 第一回 高进忠考配曾鸾玉 1
方世玉致祭苗翠花
- 第二回 匿迹梨园至善传绝技 8
扬威花县熙官得贤徒
- 第三回 珠联璧合熙官得贤妻 17
煮鹤焚琴世玉逢奇妓
- 第四回 重振少林至善师练气 33
再游南粤白眉道逞威
- 第五回 初试啼声洪熙官得子 57
空门花烛方世玉联婚
- 第六回 玉柱掷头公爷福死节 72
珠江挥泪方鸾英复仇
- 第七回 仗义除奸血滴子大败冯道德 95
慷慨传技洪文定师事白泰官
- 第八回 誓报断臂仇李翠屏饮恨飞来寺 153
再雪少林恨洪熙官大闹文溪桥
- 第九回 穿云剑云中子单取张汶祥 188
破内功白泰官再败冯道德
- 第十回 慧眼识英雄高进忠巧遇苏铁嘴 212
双拳惩恶霸高天赐赏识赵庆祥
- 第十一回 献谗计空灵僧单取白泰官 244
报旧恨白眉道再打方世玉

第十二回	祭师弟两壮士城门盗首级 拜义父一弱女村中结英雄	254
第十三回	半夜飞头妖道魂归清虚观 三载雪恨英雄初上峨嵋山	271
第十四回	灵虚观前文定逢劲敌 峨嵋院内熙官遇异人	289
第十五回	千斤闸智圆僧吓走吕寄尘 万重山洪熙官拜侯胡德帝	302
第十六回	万猿洞云中子初创猿子拳 千鹤山柳迎春重兴白鹤派	318
第十七回	奉师命笑和尚初出万猿洞 报宿仇洪熙官再上峨嵋山	330
第十八回	壮志未酬滴血岩英雄殒热泪 玄机暗点伏羲洞高僧示迷途	336
第十九回	巫峡追踪吕寄尘误入迷魂阵 醋海饮恨花玉琼大闹史家村	363
第二十回	三山聚义白眉大破万猿洞 绝处逢生英雄初到独龙岩 (上)	391
第二十一回	三山聚义白眉大破万猿洞 绝处逢生英雄初到独龙岩 (下)	424
第二十二回	周家寨甘凤娇三打白眉道 独龙寺马如龙一救洪熙官	460
第二十三回	周家寨甘凤娇勇打白眉道 万重山洪熙官火攻李大山	479
第二十四回	请教兵童宣成战死 勇拒敌胡阿彪逞威	487

第二十五回	白眉道拳打胡阿彪 马如龙勇救洪熙官	494
第二十六回	白眉道丧气返峨嵋 洪熙官扶柩归粤海	500
第二十七回	临危荐美英雄遇佳人 有缘相会师伯迎师侄	507
第二十八回	嫉英雄方咏春虎形鹤步 报知遇钟音娘李代桃僵	513
第二十九回	报妻仇卖鱼洪两打南海县 雪旧恨洪熙官三上峨嵋山	611
第三十回	亡命白鹤山英雄落魄 逃难金牛岭浪子回头	648
第三十一回	冤家路窄白眉道败走白鹤山 血仇得报洪熙官扬威西蜀境	667

第十九回

巫峡追踪吕寄尘误入迷魂阵

醋海饮恨花玉琼大闹史家村

话分两头。且说峨嵋山上女娲洞中，峨嵋派老巢穴虚灵观，建筑至今，已历三百余载，白眉道人承祖师遗下，主持观务，亦已历数十年，观中尝业众多，而观中道士，又能耕植畜牧，自食其力，与世无争。不料白眉道人，因其门徒高进忠，贪图清室爵禄，同武当冯道德互相勾结，和少林派作对。结下血海深仇，为洪熙官、云中子、笑和尚等一把火，烧去大半，三清殿及前殿偏殿等，烧为平地，变成瓦砾之地。门徒宝鼎道人牛金刚二人，当堂战死。申六虎被斩去左臂，变成废人。虽然杀毙白泰官亦得不偿失。而且祖师遗下之虚灵观，数百年来，未曾遭遇兵燹者，今竟为洪熙官所毁，不得不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其门下众弟子于主持室中。白眉道人坐于正中蒲团上，首徒吕文英吕寄尘二人，分立左右，二三流门徒王斑豹、梅花道人、另一女弟子花玉琼等百数十人，分列室内。白眉道人曰：“各贤徒听着。前者，少林派罪恶深重，屡次惨毙我派同门及武当山弟子，为师击破九连山少林寺之后，已原谅之矣。不料少林凶徒，并不畏死，至善禅师、方世玉、洪熙官等，尚屡次同我派作对。今少林派中，只死剩洪熙官一人，犹死心不释，竟尔进犯我峨嵋山，前后两次，致将二三百年之道观焚去大半，击毙我派亲爱之同门数十人，宝鼎与牛金刚二人，亦遭惨毙，此仇此恨，实不能再度忍耐矣，洪熙官小子不死，将永为我派之心腹大患也。故为师决定，再度下山，穷追洪熙官小

子之踪迹，务必铲草除根，杀绝少林派之人，以绝后患也。”吕寄尘闻言，“拾”声至白眉道人之前，拱手曰：“白眉师尊，弟子之父吕英布，为少林凶徒惨毙，此仇至今未报，弟子不才，愿即日下山穷追少林小子之踪迹，为亡父复仇也。”白眉道人曰：“寄尘贤徒志诚可嘉，但洪熙官小子之技击不弱，汝非其敌手也。为师心想，洪熙官此次来犯，必居于峨嵋县内，今派汝同王斑豹、花玉琼二人，扮作江湖卖技之士，前往峨嵋县内，先向各旅店侦查洪熙官之踪迹，如有所得，立即回来报告，为师亲率汝等，直捣其巢穴，务必将其一网打尽，不得有误。望玉花两贤徒，速协助寄尘贤徒前往也。”王斑豹、花玉琼二人，立即自人丛中一跃而出，至白眉道人之前，拱手曰：“弟子等自上峨嵋山以来，蒙师尊苦心训导，久未立得半功，今正好乘此机会，干一些事迹。师尊之命，自当乐从。”白眉道人大喜，即令吕寄尘、王斑豹、花玉琼三人，即日下山，前往峨嵋县，追寻洪熙官之踪迹，实行取其性命，以绝后患。三人辞别而出。白眉道人即命吕文英雇请泥水木匠，将三清殿、前殿、偏殿等重新建筑，鸠工庀材，大兴土木。白眉道人一面亲自训练门下弟子，苦练技击，静待吕寄尘查得洪熙官踪迹回来之后，大举进攻，此事按下不表。

且说吕寄尘带着王斑豹花玉琼二人执齐行李，肩托着刀枪棍棒，假扮江湖卖技之人，辞别虚灵观，来到峨嵋县中，暂在城内客舍住下。峨嵋县城，地方不大，人口数万，繁盛街道，不过三数条，旅舍亦只得三五所，外处之人，到峨嵋县旅舍住宿者，多为游览峨嵋名胜而来者耳。吕寄尘等三人，在旅舍住下之后，即注意于旅舍中之来往人物。并无洪熙官其人者，不禁废然。王斑豹同花玉琼二人，为峨嵋派白眉道人三流门徒，技击比吕寄尘还差一级，王斑豹年方二十，身躯宏伟，四五岁时，因出天花，愈后疤痕满布全身斑斑如豹毛，而头大如斗，前额突出如斑头豹，乃自号曰斑豹，性情鲁莽，一言不合，必动手杀人。花玉琼，年

已花讯，尚待字闺中，本为大峨山下猎户花太保之女儿，当花玉琼八九岁时，花大保病歿，遗下孤女，飘泊无依，白眉道人见而怜之收养于虚灵观内为女弟子，已十余载矣。无奈花玉琼姿容丑陋，生长山中，面目黧黑，面部痣黑点点，状如嫫盐。加以身材高大，雄伟如丈夫，人乃称之曰母夜叉花玉琼。花玉琼既长，情窦渐开，目睹同门之中，师兄弟个个英雄赳赳，气概不凡，芳心羡慕久矣。不过第一因白眉道人约束门徒素严，凡技击未成者，不准论婚姻，盖所以严令各门徒苦心习技也。第二，因花玉琼尊范不堪承教，故吕文英、吕寄尘、申六虎等一班师兄弟，虽然是血气方刚，知好色则慕少艾，但畏花玉琼之尊容，多望望而去，是故花玉琼揆梅虽过，嫁杏尚未有期，芳心抑郁，莫可言喻。今奉白眉师尊之命，同吕寄尘、王斑豹二人，追寻洪熙官踪迹，芳心窃喜得此机会，以近吕寄尘也。

且说师兄弟三人，在峨嵋县中，侦查两日，仍未得洪熙官之踪迹。第三日，三人步出县城之外，无意中，发觉大峨山麓，有一新坟，丰碑屹然独立，吕寄尘远远望碑上，隐约见白泰官三字，急趋前细视，见碑上有七个大字曰：“白泰官师傅之墓”。不禁大喜曰：“是矣，白泰官在大峨山为白眉师尊一脚打落滴血岩下，当堂身死，却原来白泰官之尸体，乃葬于此地也。”王斑豹牛精性又起，高声叫曰：“吕师兄，少林小子同我派有血海深仇，何不掘开其墓，取其尸鞭之，为死难师兄弟泄其愤闷耶？”吕寄尘曰：“不可，白泰官既死灵魂已回归西土，鞭其尸亦有何用？以我之意料之，此山坟之件工同石碑，决在峨嵋县城雇请者，由此侦查，定可得一线索也。王师弟、花师妹，随我来。”王斑豹对着白泰官之墓，恨恨不已，举起手中铁棍，“我呸”一声，一棍打在坟头上，藉以泄愤，始悻悻然随着吕寄尘花玉琼到峨嵋县来。遍查城内外亦无头绪，最后查得白泰官之石碑，系由合昌石店所雕刻者。据店中云，当时曾有两个俗人，一个和尚，负责料理此坟，但既安窆

歹之后，即已他去，不知踪迹矣。吕寄尘自念，虽有线索可寻，但人海茫茫，洪熙官究竟何去，实难寻找者也。再侦查，五日后，消息渺然，只得和王斑豹、花玉琼，返回山上虚灵观来，谒见白眉道人于主持室中。白眉道人问曰：“寄尘贤侄，王斑豹花玉琼二人，前往峨嵋县侦查洪熙官踪迹，究竟有眉目否？”吕寄尘曰：“弟子遍查峨嵋之客舍，并无洪熙官之踪迹。但大峨山下，得见白泰官之墓，丰碑屹立，泥土尚新，弟子测其时候，下葬不及十日，料洪熙官于安葬白泰官之后，已窜回广东去矣。”白眉道人闻言，低头闭目，沉思一会，忽举头喜曰：“为师已想得一条妙计矣。”吕寄尘忙问曰：“师尊有何妙计？”白眉道人曰：“广东至此，遥遥千里，山川跋涉，洪熙官必未回广东，而在四川境内者也。”吕寄尘曰：“师尊何以知之？”白眉道人曰：“洪熙官第一次来峨嵋山之时，乃在初春之后。第二次乃于七月初中元节盂兰会之候，前后两次，相距不过六月时间耳，自四川回广东，若步行非两个多月不可，若乘舟沿江而下武汉，取道回广东，则非二月不得。但由武汉溯江而来，因逆流之故，时间多者四月，少亦三月，是故默计其路程共时间，洪熙官实未回广东，必匿于四川境内峨嵋山附近之寺院中也。”吕寄尘又问曰：“师尊何为知其匿于寺院中耶？”白眉道人曰：“洪熙官系出少林，少林为佛教同门，同声相应，故知其必匿于寺院之中。而且自九连山少林寺破灭之后，洪熙官及至善禅师、方世玉等，亦匿于寺院之中。今次来犯，有一老和尚相助，而此老和尚非峨嵋山僧人，有此一点因，故为师断定洪熙官还匿于四川境内，峨嵋山附近寺院中也。”吕寄尘曰：“师尊智虑深远，心思精密，远非弟子所能及。但既知其匿于寺院之中，四川境内之寺院，星罗棋布于各山岭之间，又用何方法，以得其踪迹耶？”白眉道人又复沉思片晌，一捏指卜算，矍然喜曰：“得之矣，七个月后，为师自有方法以查得洪熙官之踪迹。少林小子，定不能逃出贫道之掌握矣。”吕寄尘亦喜问曰：“师尊何以知七个月后

查得其踪迹耶？”白眉道人曰：“为师深知少林派之师兄弟，情谊深重，如上次在鼎湖山上厮杀时，至善禅师为贫道所毙，洪熙官竭力抢尸首以去。方世玉被枭首于广州五仙门上洪熙官亦星夜飞来，盗其首级，今白泰官被贫道击毙，葬于大峨山麓，此洪熙官所旦夕不忘者也，今方七月下旬，明年清明节近，定有人到来拜祭白泰官之坟墓，以表其怀念之思者。即使洪熙官不暇亲来，亦是派人到来祭扫。到其时，寄尘汝可同斑豹、玉琼三贤徒，静伏于大峨山下，暗中监视来者之行动，但切勿打草惊蛇，静悄悄紧随其后，勿令其惊觉。一路追踪，待侦得其巢穴之后，立即回来向为师报告，兴动全山人马，务必将其一网打尽，以绝后患，此乃为计之至上者也。”吕寄尘王斑豹二人大喜曰：“师尊之计，的确神妙过人，今回少林小子，定然全数覆灭矣。”花玉琼曰：“师父，倘洪熙官不派人到来祭奠，则又如何？”白眉道人曰：“为师料其必到来也，若少林小子真个不来，到时另想办法可也，汝三位贤徒须知，清明节至今，尚有七个月。在此时期之中，汝等切不可荒疏练习，须知技击之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汝等务宜刻苦锻炼，以备将来之用也。”吕寄尘、王斑豹、花玉琼三人唯唯应曰：“谨遵师尊之命也。”白眉道人曰：“然汝等可以退出，耐心等候七个月后，清明节到来可也。”三人乃抱拳辞出，同众师兄弟练技去矣。

且说洪熙官在万猿洞中，随胡德帝禅师习技，云中子、胡阿彪、骆小娟三人练习猴拳，洪熙官则同骆成练洪家拳，苦心练习，大有进步。其后数人南回广东，分门别户，各成一家，遂为南派拳术十大象形之二。而少林洪家拳，更为南派五大名家之首，此是后话，暂此搁下不提。

且说众人在万猿洞中，洪熙官无日不念及少林之血海深仇，企望着六年速过，各人技击练成，好三上峨嵋，取白眉之命也。骆小娟则自义父白泰官惨死后，脆弱之女儿心灵，受一重大打击，日夕思念其义父，白泰官之声音笑貌，无时不在其目前，盖骆小

娟幼失怙恃，乏严父慈母之爱，及拜白泰官为义父之后，白泰官对之，亲如已出，今则一旦永别，且未获最后之一面，毋怪骆小娟芳心惨痛，惘惘如有所失也。光阴荏苒，又是秋去冬来，腊尽春临，万重山上，山花竞放，野草如茵，杜宇声声，呼道不回去。春雨濛濛倍使离人垂泪，况近节届清明，游子思归，怀春喜感之骆小娟，益增其伤感之思矣。正是清明节前十日，有一晚，骆小娟独卧香闺之中，斜倚绣枕，耳听窗外春雨滴滴，猿猴哀叫，辗转不能成寐。朦胧间，忽见窗下有一黑影，往来徘徊，骆小娟睁目视之，隐约见黑影之上身，白发披肩，鲜血满面，咩，乃其义父白泰官也，立于窗下，似向骆小娟招手。骆小娟大惊，急自绣榻跃起，张手呼曰：“义父，何为深夜至此耶？”隐隐闻白泰官曰：“小娟吾女，嗟夫，义父不幸命遭白眉妖道毒手，壮志未酬，遂尔身先殒逝，英雄珠泪潜湿透青襟。今吾灵魂飘泊于大峨山畔，日受妖道揶揄，际兹清明节近，义女尔速来，迁吾骸骨，瘞于万重山中，一山明水静之地，使吾得一安乐土，于愿足矣。”骆小娟闻言，珠泪盈盈，张玉手似近白泰官，徐徐行至其前。不料双足一蹶仆于地上，蓦然惊醒。自抚其身，犹卧于绣榻之上，原来是南柯一梦。枕畔泪痕，点点可考；窗外雨声，淅沥不绝，夜色已阑，似是四鼓前后。骆小娟回思顷间梦里所见，思想起昔日养父白泰官相爱之诚，不禁芳心欲裂，倍觉凄凉。辗转榻上，好容易捱到东方天际发白，急起床披衣，奔到洪熙官房中，柳迎春、洪熙官、洪文定等，已去了后花园演武场上，随胡德帝禅师练技去矣。骆小娟云鬓半偏，秀发蓬松，奔到后花园演武场来。胡德帝禅师见骆小娟仓皇而来，问曰：“小娟，今早来何晏，岂以春雨闷损而疏于练技耶？”骆小娟急赧答曰：“师公，师孙得师公苦心指示，岂敢因春雨贪眠而疏于练技？不过师孙昨晚得一恶梦，心绪不宁，遂致东方发白，而不自觉耳，望师公恕罪也。”胡德帝曰：“梦由心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汝未能深悟佛家色空无

之旨，遂至有恶梦耳。日后能清净尔心，自能驱除恶梦耳。”骆小娟曰：“喏，谨遵师公之命。”胡德帝乃令各人继续练技，直至日上三竿，始各归禅房。柳迎春左手牵骆小娟之袖，右手抚其秀发曰：“小娟妹妹，看汝今早花容憔悴，神思不属，定有愁情万斛，盖在心头。究竟夜来恶梦，梦见什么？是否汝之云中子哥哥，远离妹妹而去耶？”骆小娟把柳迎春之手一推，转身低首而泣曰：“迎春姐姐，妹之心已片片碎，妹之肠已寸寸断，而姐姐尚戏谑于妹，妹真痛不愿生矣。”骆小娟言罢，竟呜呜痛哭起来。柳迎春大惊，急取素巾为骆小娟拭泪曰：“小娟妹妹，恕姐姐唐突。姐姐爱尔，此不过无心之失耳。小娟妹妹，然则汝究有什么心事，讲与姐姐知道，待姐姐为汝分忧也。”骆小娟闻言，悲始略减。忽闻山中杜宇传来声声哀叫，骆小娟喟然叹曰：“迎春姐姐，妹昨夜所得之梦，梦见义父责我，谓义父之坟墓，在大峨山下，日夕受妖道揶揄，义父之灵魂，飘泊异常，令妹移葬于万重山上，山明水净之地，俾其灵魂有所寄托。妹思想起义父生前相爱之情，是以神思恍惚，悲从中来耳。迎春姐姐，汝亦有以慰妹也耶？”柳迎春闻得窗外杜宇之声，蓦然醒悟曰：“春分已去，清明节来，小娟妹妹，既然有此恶梦，何不在此节日，西赴大峨山，展拜白老英雄之墓，然后将其棺柩，移葬于此？千鹤山下，巫峡之旁，正是山明水静，风景清幽，白老英雄长眠于此，窀穸既安，小娟妹妹亦足以慰义父矣。”骆小娟喜曰：“迎春姐姐之言是也。”乃屈指一计曰：“清明节距今，尚有旬日，由此间到大峨山，八日可达。明日登程，时间最合；但未知胡德帝禅师许妹前往否耳。”柳迎春曰：“妹可先同洪师傅、云叔叔二人商量，然后再请命于禅师可也。小娟妹妹，我同汝找洪师傅去。”言罢，一手挽着骆小娟玉手，到隔邻房来，则洪熙官方同云中子、笑和尚三人，谈论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之士，正在滔滔不绝，见柳迎春、骆小娟二人入，云中子忽触起今早骆小娟愁容满面，急问曰：“小娟，汝为什么愁眉不展也？”

骆小娟未答，柳迎春已抢先言曰：“云叔叔，小娟妹就是有一事未解决，是以请叔叔同洪师傅决定者。”洪熙官问曰：“小娟贤侄，究竟因何事也？”柳迎春曰：“小娟妹妹昨夜梦见白老英雄，说是飘泊于大峨山，日受妖道擗掬。际兹清明时节，小娟妹妹想赴大峨山，将白老英雄之灵柩运回此间安葬，得以日夕守墓，聊尽小女之责矣。”洪熙官闻言，急曰：“应该应该。不过我等当时，仓卒间乃草草殓葬于山下耳。小娟师侄，孝思不匮，我等应该完成其志愿耳。”云中子曰：“此间同大峨山相距虽不远，但今者，我等实力未充实，而大峨山又为白眉妖道之势力范围，万一同妖道相见，那时岂不进退维艰也？”洪熙官拾声自椅上跳起，指云中子曰：“云师弟，汝今日何自馁若是，长妖道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白眉妖道亦犹人耳，不是有三头六臂，岂惧他哉。云师弟汝同我一齐陪同贤侄同往，如同妖道相见，正好一刀，将其妖头砍下，免却许多麻烦。即不然，我同汝两人之力，足以对敌白眉，又何足畏意哉。”云中子曰：“如洪师兄肯陪同前往，则可以安心矣。小娟，我同洪师兄直入内请见胡德帝禅师，明早起程可也。”正言间，骆成、洪文定、胡阿彪三人，适自外间游罢回来，骆成闻得起程两字，急问曰：“起程去何处？去大峨山同妖道决战乎？上次不许我去，今次我打头阵，一棍，将妖道之头颅打爆，以报历代之积恨也。”洪熙官曰：“阿成，汝之技击，同白眉相差五六级，汝非其敌手也。吾恐汝之棍打不爆白眉之头颅，反为白眉一剑砍下汝之首级耳。”骆成右手一拍胸膛曰：“师父，汝何小戏我耶？须知我骆成自随师傅练技之后，数年来，技击已大有进步，非复昔日可比矣。”洪熙官曰：“今日我等非与白眉对敌也，阿成，不论汝之技术进步如何，总之今日尚非与白眉厮杀之时，将来必有用汝之一日，我等今所讨论者，乃因白老英雄，草草葬于大峨山下，今欲趁兹清明佳节，将老英雄之棺柩，移葬于万重山上耳，阿成汝如欲同我等同往，汝须担行李随后，汝畏辛苦乎？”骆成曰：“师傅是命，

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又何畏乎担行李也？师傅，我一于随师傅之后，担行李前往可也。”洪熙官大喜，立即同云中子、骆小娟、柳迎春、笑和尚等，步行万猿洞之后，请示于胡德帝禅师焉。洪熙官等既入胡德帝之室内，胡德帝问曰：“洪侄孙等到来，有何事情？”洪熙官曰：“启禀师公，小娟师侄今早所以迟迟未起者，实因梦见白老英雄灵魂回归，以致神情闷损也。今者，值兹清明节届，小娟师任意欲西上大峨山，将白老英雄之灵柩，运回此间安葬，俾得长守庐墓，以尽孝思，未得师公允许，不敢作主，未知师公意下如何？”胡德帝曰：“小娟孝行可嘉，老衲不便阻挡。但最谨记者，共白眉相敌，今日尚非其时，可避免者则宜避免，早日回来。至于复仇，将来尚有机会，不须亟亟者也。”洪熙官抱拳谢曰：“胡德帝师公，侄孙早去早回可也。”洪熙官等乃辞出。

是夜，骆成为洪熙官、云中子、骆小娟三人，收拾好简单行李，准备起程。翌日清早，洪熙官、云中子、骆小娟各佩宝剑一把，骆成肩挑行李，腰挂单刀，一路行出万重山，到巫峡之旁，柳迎春、洪文定、笑和尚、胡阿彪送至江岸，依依送别，柳迎春暗祝旅途保重，早日回来焉。

且说洪熙官等一行四人，买舟溯江而上，不数日，又来到成都，舍舟登陆，望峨嵋县而来。不一日，来到县城，正是清明节前寒食节日，四人暮寓于客舍之中。翌日清明，洪熙官、云中子、骆小娟、骆成，准备鲜花宝烛，并雇请仵工等来到白泰官墓前，野草蔓生。春色虽佳，却压不住骆小娟悲伤之情也。四人带仵工等来到白泰官墓前，骆小娟一见，顿触起义父生前相爱之情，感触悲怀，拾声跪在墓前，掩面痛哭，其声呜呜，若杜鹃之哀叫。洪熙官、云中子、骆成等，亦不禁为之潸然堕泪，不胜凄楚矣。骆小娟痛哭一顿，悲怀稍杀，骆成始取出鲜花宝烛，陈列墓前，点着元宝香烛，展开一会，始令众仵工动手，发掘坟墓，取出白泰官之棺柩，运回成都，雇舟车下，移葬于万重山之旁。不料因此而竟引起一场大战焉。

原来白眉道人，派出门徒吕寄尘、王斑豹，女弟子花玉琼三人，侦查洪熙官踪迹，亦无头绪。乃摆下一锦囊妙计，着令吕寄尘、王斑豹、花玉琼三人，于清明节前后，暗伏于大峨山下，以俟洪熙官等来祭拜白泰官坟墓，乘机追寻其踪迹。白眉道人意料果不差，吕寄尘、王斑豹、花玉琼三人，于清明节前三日，早已改换黑布衫裤，头戴竹帽，低垂额头，假扮农人，在大峨山下，锄掘酸草，实则从远处暗中监视白泰官之墓。三人一连窥伺两日，并无头绪，直到第三日早晨，正是清明节日，峨嵋山麓，踏青仕女，逐逐而来，络绎不绝。三人锄草小憩，匿于大树后休息，吕寄尘无聊之际，远望大峨山外，有一美丽女子自远而来，身穿白色衣裳，头戴白花，肌肤如雪，柳枝款摆，婀娜行来，愈显得如玉树临风，倾城倾国。其后有三名健汉紧随其后，肩挑着元宝香烛。吕寄尘精神注视此白衣女郎身上，渐渐行来，似甚面善，似曾相识；再视其后之三人，哗，竟为对头人少林派洪熙官同云中子也；肩挑元宝香烛者，其头特大，有如沙煲，盖少林派第一次上峨嵋山之骆成也。不禁大喜，一手把王斑豹、花玉琼二人一拉，抬声闪身于树后，遥指远处低声曰：“喂，你看，此次一女三男者，非少林小子耶？”王斑豹、花玉琼一看，果然为洪熙官、云中子、骆小娟、骆成也，正带着一班仵工，到白泰官坟前，王斑豹勃然大怒曰：“吕师兄，少林小子到来送死，何不立即上前，一刀一个，将其尽行杀毙，以报此血海深仇？”王斑豹言罢，执起宝刀，真想跳出。吕寄尘一手拉住曰：“王师弟切勿鲁莽，汝不闻白眉师傅临行前嘱咐之言耶？我等任务，只在追寻少林小子之踪迹，然后回山，召集人马，直径捣其巢穴。今若冲出决战，我等未必能胜，万一打草惊蛇，反为不美，宜潜匿于此，静随其后，暗暗追踪可矣。”王斑豹为吕寄尘所阻，只得忍住伏于树下，遥见骆小娟跪于白泰官坟前，哭奠一番，又见仵工辈动手发掘白泰官之坟，知洪熙官将白泰官之棺柩运回去安葬也，乃不动声息，暗暗监视。洪

熙官等未知之焉。乃至棺柩取出，起运至成都，买舟车下，吕寄尘、王斑豹、花玉琼三人，紧追不舍，亦买舟随之，一路沿江而下，三数日后；至巫峡之畔，洪熙官等舍舟登陆，回万重山万猿洞来。是日也，吕寄尘等人追踪到巫峡来，从远处登陆，远远追随，遇见洪熙官骆小娟等将白泰官之棺柩，运入万猿洞中，转入一所寺院之内，心中不禁暗喜，将所经路径，一一默记于心，然后返身回去。然而仰望天际，时正下午黄昏之候，日影西，归鸦阵阵，回望万重山上，峰峦重叠，暮色迷离，一片荒野，并无宿处。三人只得惘惘然向江畔行来，步出万重山下，遥望见东方远处十里以外，绿荫丛中，一片田亩，炊烟四起，村庄隐约，三人大喜，急向村庄行来。顷间已达村外，果然有一所大村庄，庄前小溪环绕，杨柳树下，架一木桥通入，三人步过木桥，望见庄门上，石刻有“史家村”三个大字，三人步入闸门内，有一黄犬从庄内追出，挡住去路，汪汪而吠，庄中一家奴闻声出视，一见三人，上前问曰：“三位客人到此找谁？”吕寄尘急拱手作揖，不敢以身世明白告人，只说曰：“请问老兄，贵庄主人在否？仆等因西上四川省亲，路经此地，一时迷失道路，错过宿头，欲借宿一宵，明早奉还房金，望老兄不要推却。”家奴曰：“仆不敢作主，请客官略等一会，待仆报告主人定夺。”家奴言罢，转身入内。未几，面带笑容而出矣，鞠躬曰：“三位客官，我家主人有请。”吕寄尘大喜，随家奴直入庄内，庄中房舍云连，整齐清洁，中有一所渠渠大厦，绿瓦红墙，建筑得美轮美奂。家奴引三人入屋内，天阶上早有老者含笑拱手相迎，接入客厅分宾主坐定，家奴秉烛而至，烛光掩映于上。吕寄尘望着老者，身材高大，精神矍铄，年纪虽七十过外，却无龙钟之态，面貌慈祥，性情和蔼。倾谈之下，知老者姓史名成功，固为雍正癸酉科武举人也，幼年曾随峨嵋山星龙长老习技，同白眉道人、五枚尼姑、至善禅师、冯道德等有同门之谊。不过史成功于技击学成之后，考得武举，转入仕途，曾